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给城市擦泪

廖玉群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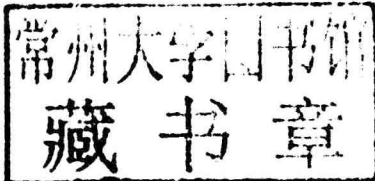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给城市擦泪

廖玉群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给城市擦泪/廖玉群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7 -5493 -6073 -4

I. ①给… II. ①廖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5978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7 -5493 -6073 -4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1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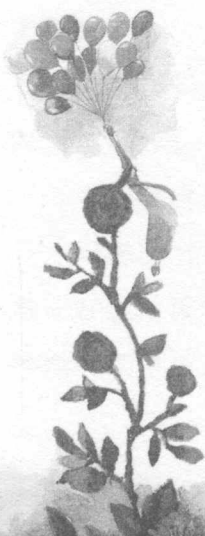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- 守望 /001
- 小王国 /003
- 买担担 /006
- 冷冬里的阳光 /008
- 青春舞曲 /011
- 掌声响起来 /014
- 醉秋风 /017
- 鸽子石 /020
- 夜的声音 /023
- 回乡 /026
- 葬 /029
- 药匠 /032
- 如影随形 /035
- 黄昏之痛 /038
- 逃离黄昏 /040
- 唯有读书高 /043
- 荒村 /046
- 墙 /049
- 走不出的苞谷地 /051
- 腊月风波 /054
- 老房子 /057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给城市擦泪/廖玉群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
2017.9 1.同住山脚下 /059

2.坭兴陶之梦 /062

3.捕光者 /066

4.大年过后是春天 /068

5.给城市擦泪 /071

6.融入城市 /074

7.老李的一生 /076

8.微笑缘 /079

9.锁光 /081

10.牛事 /084

11.消失的桥 /086

12.让花朵说话的人 /089

13.遇见未来的自己 /092

14.心灵的洗礼 /095

15.年前年后 /098

16.八月天 /101

17.重建感觉 /103

18.有利的平顶楼 /105

19.名牌效应 /108

20.诱惑的味道 /111

21.那粗朴的课堂 /112

目

录

CONTENTS

一条狗的路线和伤口 /115

等于号变形记 /118

雨夜之曲 /122

蹲下来看到的世界 /124

红箱子里的秘密 /126

彷徨在十八岁的路口 /128

荒地 /131

两只卓尔不群的羊 /134

壮老爹被体检记 /136

后门之患 /139

一地鸡毛 /142

挂满爱的菠萝蜜树 /145

唱着来唱着去 /148

山魂 /151

给吃的来点创意 /153

不学开车 /155

品位 /157

口头禅 /158

在老屋里淘宝 /160

高考 /161

哭嫁歌手 /163

那个人 /166
谢谢你爱过我 /169
编织幸福 /171
关老师 /174
陌生的邻居 /176
小河亲过我的脸 /178
致命的催长剂 /181
老娘土 /183
山温水软 /185
寻找清白 /188
冷烟花 /190
和官垌鱼有关的幸福 /192
会踩水的人 /195
阳光刺眼 /198
娱乐时代 /200
小武 /203
桥 /208
满山的歌 /211
会唱歌的车 /214
忘事的母亲 /217

那个人的脸 /217
干涸的泪



守望

山羊坳山高，地偏。山羊坳学校就像个鸟巢，窝在山坳道口旁。

刘三好来到山羊坳学校的时候，三十来岁的样子，留着偏头，稀稀拉拉的头发两边倒。山羊坳的人背地里都说，看起来就像叛徒，又是一个留不住的老师。可事实胜于猜测，刘三好留下来了。

从山羊坳走出去的学生一拨又一拨，学校的那间教室在风里雨里变老了。刘三好有个心愿，那就是把山羊坳的学校翻修一遍。刘三好为此可没少跑乡教办，可得到的答案都是等待。等待中，刘三好眼看就要退休了。

刘三好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大老板捐钱修学校的事，早随着各家各户的袅袅炊烟，吹遍了山羊坳的每个角落。屯里的人都在津津有味地嚼着这件新鲜的事。这大老板，正是刘三好过去的学生何德。何德初中毕业后，在城里鼓捣工程，几年后摇身变成了大老板。

这天，刘三好一脸喜气，早早地迎候在学校的门口。他一身西装，胸前那一条领带像旗帜一样鲜明扎眼。

刘三好身后的学校，也就一间泥墙砌的瓦房。

何德读书那会儿，一上课挨着书就瞌睡，下课没少爬树上房。刘三好想也没有想到，何德比谁都混得开，口气大得很，要给山羊坳捐资助学了。



何德一行人进埝口了，后面还跟着几个扛摄像机的。

何德一一介绍，说这个是县电视台的记者，那个是市报的记者。

刘三好听到要拍学校，爽利地说：“成。”

教室还是那间教室，四面的土墙都写满了沧桑，沟壑纵横的，就像刘三好的脸。

走到墙边，刘三好站定了。这面墙，他摸得比自己的脸还熟悉。每天开教室的门之前，刘三好都站在墙根下，摸摸，看看。墙老了，冬天的寒风像饿了的野兽，在教室四周呜呜地叫，像要把这墙一口给生吞了。刘三好担心哪天墙被风吹倒。入冬前，他都要和泥，把墙缝修补一遍。这墙，风风雨雨里还是站住了，和自己过了半辈子。

教室里有些暗，桌子整整齐齐，像等待报数的一列列学生。墙上挂着的黑板，擦得一干二净，还泛着一层油光。

何德双手抱胸查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都给弄一弄，搞得像回事，多要几个镜头。”

几个人说动手就动手，椅子歪靠在墙角上，桌子的腿变瘸了，那块黑板，不知被谁拉下来，一下子耷拉着脑袋……

何德几步踱到墙前，敲着墙，说：“这里再弄出两个洞，才能出效果。”

刘三好突然冲过去，张开双臂，护着黑板后面的墙，低喝一声：“不要动它！”

“刘老师……”看着怒目圆睁的刘三好，大家一时都愣了。

何德脸上挂着笑，说：“我给钱是有条件的，就是要一些宣传资料，老师你得配合。”

“配合？”



“只是要那么几个镜头，何必……”

“你给我把黑板挂正，桌椅摆好！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！”刘三好的声音，钢板一样，硬邦邦的。

谁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一幕，何德的笑就僵在脸上了。

“这黑板，几十年了，它每天都端端正正地挂在这里，你几时见它歪过？”刘三好站在讲台上，板着脸，嘴里喷着火，“一块黑板都挂不正，当什么老师！”字字句句，像石头一样砸下来，落地有声。

学校到底还是没有翻修。

没过多久，山羊坳学校就归并到乡中心小校了。

刘三好也退休了。

那晚，风夹着雨，刮得窗户呼啦啦地响，刘三好起来用茅草盖墙。突然，几块瓦片砸下来，刘三好躲闪不及，额头被砸伤了……

屯里的老人都流泪了：“刘老师，你走了，娃子们也不用这教室了，你还护它干啥？”

刘三好什么话都没说。他站在教室窗前，目光久久地停驻，仿佛是在一寸一寸地抚摸着那墙那桌那椅，还有那方方正正的黑板。

四爷仿佛……

我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连着几年灾荒，1947年黑牛寨终于盼来了个丰收年。秋后，稻子刚收进米仓里，就传来了山匪下山的消息。

伏牛岭附近的寨子被洗劫一空。四爷估摸，黑牛寨最终也躲

小王国



不过山匪这一劫。

四爷捋了捋胡须。铜镜中一撇微翘的山羊胡子，像把瓦刀。

四爷训话的声音不高，话语从瓦刀形的胡子底下发出来，就有着千钧之力，仿佛每句话都关系着一个族长的威严和一个家族的存活生计。

四爷说，所有的丁口，今天饭后都转到鹰山洞里去。

鹰山洞是个天然的山岩洞，顺着山洞进去不久，抬头就能见天。早些年，四爷就看上了这一个宝洞。那时候四爷刚刚掌事，立马做了一件惊天大事，派人挖了通向鹰山洞口的地道，还把洞内凹凸的地势凿平。凿平的前洞，像个大屋子。大屋子里面石臼、石磨、石灶、石床等一应俱全。后洞有常年蓄水的池子，还没有牲口圈，俨然一个隐蔽的庄园。

有了这宝洞，数年下来，山匪几次抢秋，四爷的小王国安然无恙。多年积累的财富，让家族日渐壮大。家大业大，逃秋也就变成一件头等大事。

今年财物的转运做得比往年及时。细软、家畜、黄花朵的谷子都通过地道，安然地转到鹰山洞里。

今日里，四爷要做的，就是转移家中丁口。

四爷说的话，像凿出来的一样，板是板，眼是眼。

众家人仰目，看着土台上的四爷，侧耳倾听。

四爷的声音，仿佛凿进了每个人的心里：“规矩还是往年的规矩，牲口一律戴竹罩，人搬进洞里后，不得闹出声响。违者家法论处！”

场面一片肃穆。

家丁人口的转移进行得井然有序，这让四爷很是满意。

这天临睡前，四爷如同往日一样，把他的领地视察一遍。



长孙正发着高烧，哭闹声从包被底下一阵阵传出，在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吵乱了四爷巡查的脚步。

四爷停下了脚步，看了一眼，只一眼，娃子再不敢哭，紧紧地偎在母亲的怀里。

夜已深，只有山风不时送来草虫唧唧的鸣叫，送来山中夜晚的寂静和安详。

那一晚，四爷酣然入梦。

前去探信的赵三回来，喜上眉梢，说，爷，昨晚山匪来过，又风一样走了。照这个阵势，明后天可安然下山。

几天后，四爷率领的丁口，分批下山。

逃秋的各家各户也从四面八方回到黑牛寨。仓皇出逃的人家都有财物上的损失，苏家的牛栏空了，黄家的母羊连同羊羔子都被牵了去，杨家的米仓被刨得见了底。黑牛寨里四个姓，就四爷领导下的陆姓家族未雨绸缪，财物毫发未损，完全保住。

只是，四爷的那张脸绷得紧紧的，脸上惨白一片，终日不见一丝笑容。

那次躲秋，四爷的长孙哭闹时被母亲用乳头堵住哭声，乳儿活活憋闷在母亲的怀里，死时，嘴角还不停地淌着乳汁。

四爷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山羊胡子也凌乱了不少，见人就絮叨，我这长孙，还没喊过一声爷，也还未曾吃过秋后的一粒新米呢。



买担担

木根挑担担的日子紧接着小年的脚步到了。

挑担担是这一带的习俗。成亲前几天,先择个吉日,把女方备下的担担(嫁妆,过去用担子挑)搬到男方家,叫挑担担。担担小到暖壶、茶盘、提桶,大到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电风扇这些“四大件”,一应披红挂彩,摆在堂屋前,一直摆到成亲的日子,供那天来喝喜酒的宾客过目养眼。女方担担的轻重,都是男方的面子呢。

担担进了门,木根的妈用眼睛筛过一遍,说:“‘四大件’里的一件都没有,面子上怎么过得去?”

木根说:“得了,等日子好了,‘四大件’一样不少地给妈挣回来,让妈面子比铜锣还大!”木根这几年种植蘑菇,连着亏空,折腾得家里差点只剩下一个炉灶了。彩礼送得薄,哪好再挑剔担担的轻重?

木根的妈却固执起来:“不成,你哥成家,至少风扇还是置备了,你们的显得马虎了,不能单委屈了你俩。明天去补买个风扇吧。”说着,她硬是把皱巴巴的一团小票塞进木根的手里。

木根把妈的意思传达给对象秋花。秋花听了,抿抿嘴,一笑,倒没有说什么。木根知道,秋花不吭声,这风扇,就得买。

第二天,木根和秋花在约好的地方见面,两人一同进城。村口的路上还没人,木根的手,不由自主地从后面绕到秋花的脖子



上。秋花把木根的手摘下来，气咻咻地说：“还没出村口，到处是眼睛呢。”说完，她头也不回地走到前面去了。木根的小阴谋没有得逞，快快地走在后面，脚步渐渐放慢了。秋花的脑后仿佛长了眼睛一般，见木根慢下来，就慢下来，等木根要追上去，她又风一样走到前面去了。

两人一前一后进百货大楼，木根脚还没迈进去，秋花转身就出来了。木根说：“不看？”秋花说：“不成。”木根说：“不看咋晓得不成？”秋花说：“这里东西贵，我们到新商场去。”

木根不想进新商场。秋花的一个姨妈，在新商场里面守柜台，见面就得啰里啰唆好一阵，不到半天都挣不脱身。这时，秋花的右手，五指叉开，柔柔地绕住了木根的手指，还拉了一把。刚才扭扭捏捏的秋花，进到城里，仿佛换了一个人。秋花这么一绕一拉，木根就由不得自己了，跟在后面往新商场走。

两人和姨妈说定了喝喜酒的日子后，秋花的眼睛开始在柜台里搜寻。

姨妈说：“一辈子成亲就一回，别舍不得花钱，想买哪样？”

木根刚要说电风扇，秋花一眼瞥了过来，木根只好闭紧了嘴巴。秋花说：“来一斤毛线。”

木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秋花挑毛线，眼睁睁地看着秋花把票子抽去，然后心满意足地把毛线卷进包里。木根心想，花钱不晓得肉痛，这样逛下去准是把风扇逛没了。

这回，木根急火火地走在前面了。秋花说：“去哪？”木根把字咬得很重：“妈叫买风扇！”

秋花笑了：“木瓜脑袋一个！妈叫买风扇就得买风扇？眼下是冬天，买什么风扇哟！”

木根说：“彩电、冰箱那敢情好——就是扛不动。”



“谁叫你买!”秋花看着木根的急样,乐了,“摆担担那是做门面给人看的,日子还得靠咱实实在在地算着过,不是吗?”

木根挠挠脑袋,说:“嘿嘿,说的和我想的一个样,心长到我肉里来了哟。”

秋花的手,握成拳头,鼓点般落在木根的身上。

木根连连告饶:“回到家里,妈要是问起风扇……”

秋花把包拍得响:“这不是给妈捎的毛线嘛!冬闲了,正好给她织件暖身的。”

木根立在那里,嘟嘟道:“你?妈的毛衣……不是有了吗?还是高领的。”

秋花的食指像蜻蜓一样点在木根的额头上:“傻子,亏你还是妈的亲崽!挑担担那天,我都看出来了,咱妈穿的哪是毛衣,是个假领子呢,只有脖子上的一截,是冷是暖我还能不晓得?”

木根摸摸被弹的额头,心里有暖风吹过,熨熨帖帖的,嘴上却更热辣了:“哟呵,这才刚挑担担,还没正式过门呢,就当起管家婆了!”

冷冬里的阳光

走了一段山路,整个人困软得像棉花一样,我的脚步开始不听使唤了。挨着一块石头,我坐了下来。干爹佝偻着背,低头坐在我脚边的一块青石上,一动不动,像只缩着脖子的老鸟儿。

日头已经落到对面的鹰山坳口上,像一块焦黄焦黄的米糠饼



挂在天空。远处的田野，被傍晚的日光涂抹成一片金黄。没一会儿，金黄渐渐淡薄，鹰山把日头一口吞咬了下去。

我说，天要黑了昵。

干爹说，嗯，记着，我们只能眯一会儿，不许睡过去。我知道干爹话里的意思。前几天，有人在路上歇息，打个盹，再也没有醒来，一觉睡成了死人。饿死人的事情，我们村子也在发生。

早上，太阳还没有爬上山坳的时候，我就跟随着干爹走在山道上。干爹的背篓里背着山豆根，我的背篓里也背着山豆根。这山豆根，上好的药材哩，卖到供销社里，就能换钱，换大米。18岁的我，第一次出远门，觉得自己背的不是山豆根，而是白花花的金灿灿的粮食，不！是背着活生生的希望。没有想到，还没有进城，我们就被“红袖章”赶了回来——山豆根也不准卖了。一天下来，我和干爹粒米未进。饥饿和疲劳，使得我的肚子连同希望都瘪了下来。

我抬头看看身旁的干爹，他的脸因水肿而胖得厉害。他自己家里有几张等着吃饭的嘴，够他受的了。他常常在夜里偷偷地潜到河里捞些能填饱肚子水草。每次，他从河边回来的时候，总记得往我家的石墙缝里塞上一把湿淋淋的水草。他常常摸着我的肋骨说，可怜呢，又亮出肚子，说，你看我胖的！然而他胖得越来越离谱了，都说他是虚胖，他总说自己身子骨好，饿不了。到后来，他的脸日见菜色。

这时，干爹的头垂得更低了。

“干爹！”看着干爹的脸，一种可怕的念头掠过我的脑子，我真的担心他就这么睡过去了。

干爹没有说话，只是用眼睛看着我。

我急忙抱着葫芦瓢，往龙须河那边走去。



会——河岸边的草，在黄昏下显出青黑的颜色。一只什么鸟突然嘎的一声，从草丛里蹿出来。我就是在那一刻看到那堆新土的。在离河岸不远的山脚下，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一座新坟，坟前，还端放着一只白色的小碗。这一发现让我的心狂乱地跳起来。

我顾不上打水了，身上不知怎么涌出一股力量，向着那个目标走去。走近了，我一眼就看见坟前那一只小小的碗里，居然装着一碗杂米饭。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，多久没有看到过米饭了！这一碗杂米饭，说不定是谁家从牙缝里从老鼠洞里或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抠出来的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碗米饭此刻真实地摆在我的面前。暮色中，谁也看不到我眼里饿狼一样的绿光。我弯下腰，双腿跪了下去，磕了三个响头，端起了那只小碗。

走在路上，我风卷残云般，很快吃了大半碗饭。那时候，我的整个世界里，只剩下这碗米饭了。后来，我把碗揣在怀里，碗里所剩已经粒粒可数了。

干爹靠在树下，见我回来，说，回家吧。我看着干爹浮肿的脸，心虚起来。我把小碗递过去，说，是祭饭，我吃了，你也吃！

干爹却死命地摇头，说，我不吃。

我说，不吃？还死讲究！

干爹没有说话，他突然站起来，从我手里一把夺过碗，放在背篓里，还扒拉过一把山豆根，把碗盖住。

我们一前一后摸进村子的时候，村子已经黑透了。夜晚，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大井，把房子、村庄，把我们都吞在里面了。

天明的时候我见到了干爹，他躺在堂屋里，身上盖着一领薄薄的草席。

那只碗，此刻就端放在干爹的前面。